

清文化丛书



沈阳

李理 编著

故宫珍宝

SHEN YANG GU GONG ZHEN BAO



沈阳出版社



清文化丛书

沈阳故宫珍宝

李理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阳故宫珍宝/李理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7

(清文化丛书)

ISBN 7-5441-2628-5

I. 沈... II. 李... III. 故宫—文物—简介—沈阳市
IV. K872.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577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25

字 数: 65 千字

印 数: 1—5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霍明相

责任校对: 蔡桂娟

责任审读: 滕建民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24124936

E-mail: sysfax_cn@sina.com



《清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刘迎初		
主 任	王世伟	王 玲	
副 主 任	周永诗	封兆才	
执行主编	周德礼	李树权	
副 主 编	金 鸥	霍明相	
编 委	张 杰	曲彦斌	张佳生
	郑川水	耿 璞	何晓芳
	姜相顺	王佩环	张志强
			佟 悦
			刘振操
总 责 编	李树权		

目 录



1	深藏大内的清宫秘籍	
2	崇谟阁珍藏《实录》、《圣训》、《老档》	
5	敬典阁尊放皇室《玉牒》谱书	
8	凤凰楼恭贮“圣容”、“行乐图”、“玉玺”	
12	不胜枚举的御用器物	
12	飞龙阁中御用武备及青铜古器	
15	翔凤阁中历代名画及宫殿陈设	
19	宝物汇集东西两厢楼	
19	东七间楼内藏佳瓷	
21	西七间楼里贮书帖	
25	文溯阁所贮《四库全书》	
25	“古稀天子”与《四库全书》	
29	《四库全书》的近现代故事	
32	国宝国册与盛京太庙	
32	清代谥宝、谥册的制作	
34	宝册恭送至盛京	
37	谥宝、谥册的缺失与遗憾	
39	卤簿仪仗与銮驾大库	
40	沈阳故宫卤簿仪仗的来源	
42	卤簿仪仗器物知多少	
46	独具特色的清初遗物	
46	原藏文物的历史内涵	
49	来自盛京旧寺的瑰宝	
	建馆后征集、调拨的文物精品	50
	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	53
	清帝倾心官窑瓷	53
	素色之美——青花瓷	56
	饱和之彩——单色釉瓷	57
	绚丽之迷——彩釉瓷	58
	价值连城的明清书画	60
	文风盛行的明代艺术	60
	清代正统书画流派	64
	探索创新的新潮艺术家	68
	工艺繁多的杂项器物	71
	光亮洁净的漆器	72
	色彩艳丽的珐琅器	74
	鬼斧神工的雕刻品	75
	精致的玻璃器及文房用具	76
	典雅高贵的清宫服饰	78
	华章秀丽是霓裳	79
	别具特色的冠帽	81
	精美别致的“高跟鞋鞋”	82
	服饰中的相关佩饰	84
	威风凛凛的甲冑及 其他绣品	87
	巧夺天工的家具陈设	89
	庄严的殿上陈设家具	90
	复杂的宫内家具器物	93
	华丽的宫内陈设品	94



目 录



深藏大内的清宫秘藏

金银珠宝钱币玉帛在一代又一代普通百姓眼中，也许是世间最为珍贵的财富。但对于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其所珍所宝却远非如此，除了最高统治权的归属而外，国家的典制、宝器才是立国之本、护国之神，是维系一国命脉的“国之重宝”。

在盛京皇宫的众多宝藏当中，有一项是清朝统治者绝对不会向世人公开的秘宝，即爱新觉罗皇族的传世宝典，同时它们也是大清帝国的“国书”、“国宝”，这其中包括有清历朝《实录》、《圣训》、《老档》、《玉牒》及众多皇帝的“圣容”和废而不用的清初玉玺等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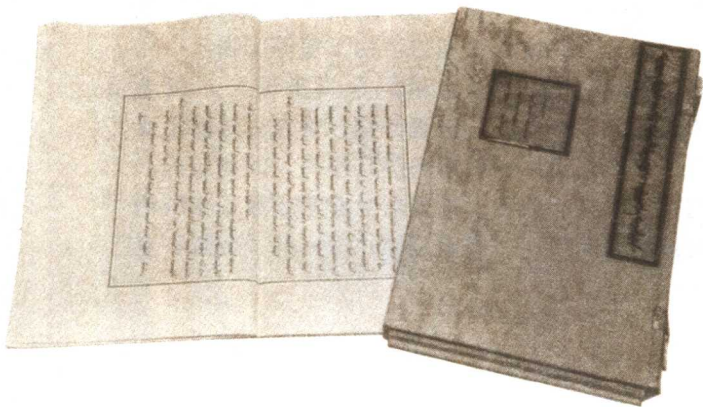
这些世人难得一见的《实录》、《圣训》、《老档》、《玉牒》和“圣容”、玉玺等物，曾先后尊藏于盛京皇宫的凤凰楼、崇谟阁、敬典阁等几座高大的建筑内。它们是大清帝国的核心机密，是爱新觉罗家族数百年统治“国脉”延续的根基所在，因而是锁在深宫的“金匱石室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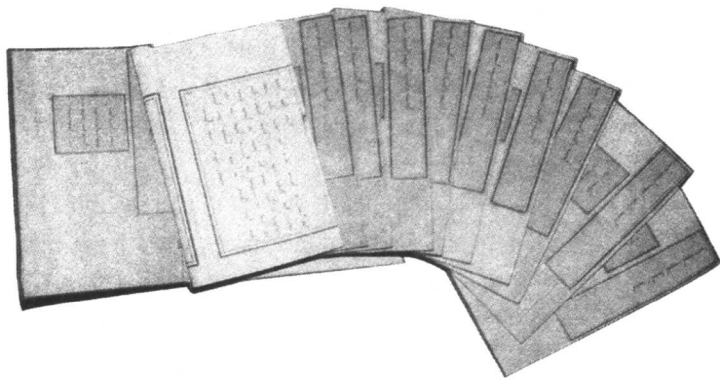


崇谟阁珍藏《实录》、 《圣训》、《老档》

清代的《实录》和《圣训》，是清官方记录皇帝个人政绩与言行的档案，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分朝辑录。所谓的历朝《实录》，实际上就是记叙各朝重要事件的编年体国史；所谓皇帝的《圣训》，则是将该皇帝生前的许多重要谕旨，依据不同内容进行归纳，再分别编辑成册。按照清代定制，每逢新君即位之始，即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纂《实录》和《圣训》。至乾隆时又规定，每朝所修《实录》和《圣训》均需抄录五份，并要分藏于北京乾清宫、皇史宬、内阁（藏两份）和盛京皇宫之内，其中送到盛京皇宫所藏《实录》为满、汉两种文本，而京师内所藏四份

清代清文《实录》





清初典籍《清文老档》

《实录》则为满、汉、蒙三种文本。

清代编纂实录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清入关前的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即已为其父努尔哈赤编成《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后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编纂《实录》逐渐形成定制，但盛京皇宫作为正式贮藏《清实录》之处，却是在清乾隆年间。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五月，乾隆皇帝传谕：“奉天（即盛京）乃我朝发祥之地，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俟现在皇史宬、内阁藏本写成后，即著在馆人员敬谨缮写。”七年之后，即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乾隆帝曾亲诣紫禁城东侧的皇史宬，“恭送五朝《实录》尊藏盛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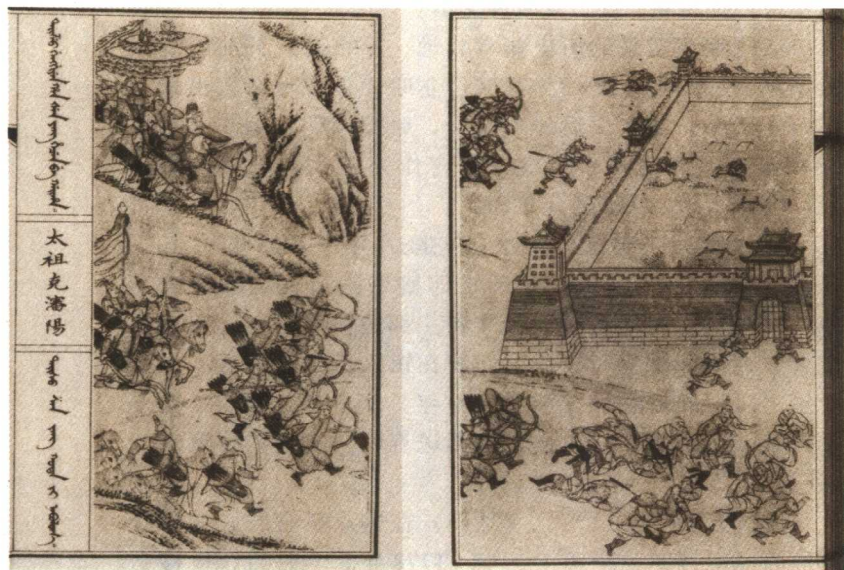
清代五朝《实录》、《圣训》在盛京皇宫的最初存放地为凤凰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后，被移



送到专门收藏“国书”的崇谟阁。乾隆朝以后，各朝皇帝皆遵守前代祖制，在修成新的《实录》、《圣训》之后，即抄录一份送至盛京崇谟阁尊藏。至清末宣统年间，崇谟阁内所贮计有清代前五朝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朝共十朝《实录》、《圣训》，共满、汉文《实录》一千五百一十三包、《圣训》三百八十包，总计近一万册。光绪皇帝的《德宗实录》因于1920年才由逊清皇室修成，故并未送至盛京崇谟阁内收藏。

崇谟阁内所藏清历朝《实录》、《圣训》是极具历史价值的清代官方史籍，几乎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清史必不可缺的史料。但这些史籍在北京皇史宬、内阁大库等处毕竟

《满洲实录》中的插图





另藏有其他版本，因此，真正使盛京皇宫崇谟阁以收藏清代史料名扬天下的，却是该阁内所藏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与《汉文旧档》等举国仅存的清史秘籍。

《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以满文撰写的官修编年体史书，原本全部以无圈点满文（老满文）书写而成，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自清太祖丁未年至清太宗崇德元年间女真族及其建立的后金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清前史以及满族历史和语言文字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此档册最初存于盛京，清入关后存于北京内阁大库，至乾隆朝，因《老档》年久糟旧，满文书写与当时流行清字也不相同，乾隆皇帝钦命对《老档》进行重抄并按新式有圈点满文重新译编，最后编抄新、老《满文老档》各两份，一份继续存储于北京内阁大库，另一份恭送盛京，尊藏于崇谟阁内。崇谟阁藏《满文老档》新、老满文本各为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册，每件函套及每本档册封面均覆以黄绫，因其开本小于北京内阁大库所藏本，故称为“小黄绫”本。由于《满文老档》系以满文书写的内府秘本，故其内容一向鲜为人知，直及至清末民初时期，崇谟阁《满文老档》才被中外学者发现并着手翻译公布，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崇谟阁亦随之闻名遐迩。

敬典阁尊放皇室《玉牒》谱书

敬典阁是盛京皇宫内与崇谟阁齐名的著名建筑，此阁当中存放的清代《玉牒》，也是与清代《实录》、《圣训》同等重要的国家级宝典。

清代的《玉牒》，系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宗



谱。有清一代，爱新觉罗氏皇族依照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两个系统：一支为“宗室”，即努尔哈赤之父（封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后裔，此支后人均腰束黄带，俗称“黄带子”；另一支为“觉罗”，即努尔哈赤两位先祖（封肇祖、封兴祖）及祖父（封景祖）觉昌安的子孙后裔，他们按制腰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清朝定制，宗室、觉罗所生子女长至周岁时，即要书写该子女生辰八字及生母姓氏、嫡庶次第、具册送往宗人府；宗人府按宗室、觉罗不同予以归类，宗室子女载入黄册档，觉罗子女载入红册档；大约每过十年时间，《玉牒》即要重新修纂一次，由宗人府按照十年内黄、红档册分别汇入黄、红两色封面的《玉牒》。

《玉牒》内所有人名排列均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存世者以朱笔书名，歿世者以墨笔书名，若所起名字有相同者则另改卑者、幼者之名。

清宗人府首次修纂《玉牒》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已先后编修过九次，所有牒书均抄录三份，分贮于北京皇史宬、宗人府和礼部三处。乾隆八年（1743年）弘历命分送历朝《实录》至盛京尊藏后，次年（1744年），“玉牒馆”即照会礼部，提出：嗣后每次修纂《玉牒》，均要将礼部所藏一份恭送盛京尊藏，并且永为定例。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清高宗弘历在京城亲诣专设的彩棚行礼，恭送《玉牒》由北京启运盛京。当时，弘历曾钦派王公大臣率领官兵一路小心护送。当盛载《玉牒》的彩亭抵达盛京之日，当地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迎接仪式，盛京将军、盛京五部侍郎、奉天府尹等官员俱朝服至沈阳城郊跪迎。进入沈阳城后，“玉牒亭”



在鼓乐引导下任街道两旁的百姓跪迎远观，再由王公大臣、官员、官兵簇拥着抬进盛京皇宫内，最后在崇政殿前，由众官行以三跪九叩之礼，恭迎活动宣告结束。不仅如此，在《玉牒》恭送敬典阁尊藏前，还要由钦天监官员择定良辰吉日，届时，由京护送王公大臣和盛京官员具穿朝服齐聚敬典阁前，向盛有《玉牒》的彩亭行礼，然后将牒书分册恭送敬典阁内尊藏。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玉牒》

此后直到清代晚期，宗人府每次修纂、抄录新《玉牒》后，均要由皇帝本人或由其钦派重臣在京师行礼，将新牒送出京城，再由盛京当地官员依例行礼迎接恭藏。至清末，敬典阁内共贮藏清顺治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所修历次《玉牒》，计有黄档牒书一百五十二包、红档牒书二百三十五包，包含了有清一朝爱新觉罗氏家族所有成员的个人档案内容。

盛京皇宫敬典阁所藏《玉牒》的规格一般为长二尺、宽一尺的厚厚巨册，封面分别为黄色、红色绢制，书内采用细腻洁白的上品宣纸，装帧颇为精美。牒书内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皆工笔楷书字字端正，以体现帝室贵胄人家的尊严与气魄。



凤凰楼恭贮“圣容”、 “行乐图”、“玉玺”

凤凰楼是清开国之初皇太极当政时期修建的内宫建筑，它是盛京皇宫内最高大、最著名的古建筑。乾隆初期内府将《实录》、《圣训》、《老档》和《玉牒》等尊藏盛京皇宫时，首先即存放于此楼上层之内；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高宗第二次东巡以前，崇谟阁、敬典阁等专用建筑修建完成，这些藏品才陆续被移出凤凰楼。这样，从乾隆朝中期以后，凤凰楼内原藏的京师调拨尊藏品，就只剩下各朝皇帝的“圣容”和“行乐图”这两项重要的皇家宝藏。

所谓清朝皇帝的“圣容”和“行乐图”，均指宫廷画家绘画的皇帝画像。一般而言，皇帝身穿礼服端坐的“标准像”可称为“圣容”或“御容”，其骑马射猎、筵宴观游的日常生活形象则称为“行乐图”。

清代帝王贵为“真龙天子”，身处亿万人之上，上自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觐见皇上时，必须遵礼俯首叩见，任何人都不能直视其相貌尊容。因此，凤凰楼内这部分宫廷画家创作的皇帝形象也是世间难得的“龙颜”。

按照清朝定制，各代帝王画像最初仅供奉和尊藏于北京内廷，由后代皇帝和皇族人等瞻仰纪念，至乾隆初年，始决定将一些帝王画像送往盛京尊藏。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清高宗弘历“御太和殿，恭送列圣御容供奉盛京”。嘉庆朝以后，各朝皆遵祖制按例将皇帝画像恭送盛京，及至光绪朝



中叶，盛京皇宫凤凰楼内共收藏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穆宗载淳十代皇帝的“圣容”各一份。这些皇帝画像分藏于十箱之内，均被安置在凤凰楼顶层尊藏，成为保佑大清帝国子民的“神物”。

凤凰楼内贮藏的清帝“行乐图”数量略多于“圣容”，至清末光绪年间，此楼内共尊藏清帝画像十五份，其中所绘清高宗乾隆皇帝像占绝大多数，共计有十三份，其详细画名为：

高宗乾隆皇帝《薰貂冠皮镶边朝服像》一

卷、《御盔甲乘马像》一卷、《清凉冠袷朝服像》一轴、《万国朝贺图》一卷、《元宵行乐图》一卷、《春原阅骏图》一卷、《观月行乐图》一卷、《古制衣冠行乐图》一卷、《岁朝行乐图》一卷、《游戏黄庭手卷》一卷、《威狐获鹿手卷》一卷、《御容玻璃挂屏》一面、《圆光半身行乐挂轴》一轴。除此而外，尚有仁宗嘉庆皇帝《奉苑展书图》一轴、宣宗道光皇帝《几暇时乘图》一轴。这些皇



清设色乾隆皇帝骑马半身像



帝“行乐图”分置于四箱之内，与上述“圣容”同贮凤凰楼上一室之内。由于这些帝王画像皆出自当时宫廷画家之手，有的还是著名的西方传教士画家所绘，皇帝形象及周围景物描绘细腻逼真，反映了清代帝王生活的许多具体情况，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封建社会，皇帝御用玺印是一国之中最为重要的“国宝”，是统治者执掌天下的权力象征。由于皇帝个人喜好与“国情”的变化，其御用宝玺在不同时期也有改变。在盛京皇宫凤凰楼内，即尊藏着清初时期十余方皇帝弃用的御宝。据《钦定盛京通志》、《盛京典制备考》及有关清册所记，这十方御宝原为清初帝王所用，以后因其

清朱漆描金雕云龙纹国宝盒



或已停用或宝文重复，故废弃不用，存于北京皇宫的交泰殿。乾隆十一年，清内务府奉旨将此十宝自京师赍送盛京，尊藏于凤凰楼内。这十方御宝分别是：“大清受命之宝”（碧玉制，麒麟纽）、“皇帝之宝”（青玉制，交龙纽）、“皇帝之宝”（碧玉制，盘龙纽）、“皇帝之宝”（旃檀香木制，素纽）、“奉天之宝”（金制，交龙纽）、“天子之宝”（金制，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碧玉制，交龙



纽)、“制造之宝”(青玉制,交龙纽)、“救命之宝”(青玉制,交龙纽)、“广运之宝”(金制,交龙纽)。十方御宝的印文既有全为汉文者,也有满、汉文合璧者。各宝分匣盛放,虽弃而不用,却因身世尊贵为国家宝器,故终清一世皆受优待。

清末光绪年间,凤凰楼内贮藏宝物的金龙大柜因故移往敬典阁,一直在此楼上层尊藏的“圣容”、“行乐图”和玉玺等国宝也一同改移该阁收藏。由于乾隆朝已将凤凰楼内的《实录》、《圣训》、《老档》、《玉牒》等物迁出,这样,高大的凤凰楼便逐渐空置下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东北地区受山东、直隶两省影响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久,沙俄借口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派军队进攻海城、辽阳等城,并准备进犯盛京城。盛京将军增祺为避免国宝受损,命人将盛京皇宫内的所有皇帝“圣容”、“行乐图”和清初御宝等物由库内取出,于九月末装车后派官员护送出宫,一直送往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贮藏。其后,盛京城很快即被沙俄军队占据,盛京皇宫也长期被沙俄兵侵占,殿阁之内所藏宝物损失惨重。1905年,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日本侵略势力侵入东三省;1911年,清宣统皇帝逊位,清王朝统治结束,民国开始执政,东北地区时局更加动荡不安,这些远去的国宝再也没能重返盛京皇宫之内。



不胜枚举的御用器物

在盛京皇宫金銮宝殿崇政殿前的东、西两侧，伫立着飞龙阁与翔凤阁。在清代中期以后，这里成为收藏大量帝后御用器物的宝库所在。

飞龙阁中御用武备及青铜古器

飞龙阁内所藏物品主要有两大部分，该阁上层为清代历代皇帝御用兵器、鞍辔等物，阁下层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历代珍贵青铜器。

清朝以武力开国，于马上夺取天下，因此自建国之始便将“尚武”视为国策。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皆长于骑射，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留诸史册。顺治朝以后，各代皇帝御殿紫禁城中，已不必再亲临战阵，但他们自幼便要学习骑射技能，年龄稍长便会统率八旗官兵离京北上承德，按例举行“木兰秋狝”，通过到塞外行围狩猎习练弓马，以此传承先世的武功遗风。正因如此，清朝各代皇帝生前所用兵器大多被完好保存下来。在盛京皇宫，除清初遗留的太祖、太宗皇帝御用武